

人与岁月



启功： 诗书继世

陆昕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与岁月

启功： 诗书继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功:诗书继世/陆昕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人与岁月丛书)

ISBN 978-7-02-009089-1

I. ①启… II. ①陆… III. ①启功(1912—2005)—生平事迹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7152号

责任编辑 陈建宾

责任校对 常虹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9千字

开 本 680×960毫米 1/16

印 张 16.25 插页6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089-1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谨 以 此 书

献给启功先生百年诞辰



启功(1912—2005)



此竹六十二歲竹竿之作派結平節為此友再所今又二十年所樹竹竿至壯
弱可而養肥有為我寸進雅意以新也乃己其能為我矣 蜀地 竹石圖

竹石图(1978)



长松(1989)

飛來山上下，塔中說鶻鳴。
見日升不長，信雲遮望眼。
自餘身在最高層，水際柴門一
半開。小橋分路入蒼苔，背人
照影望新梅。隔屋吹香，便是
梅，曲沼涼波，岸東漸暖。
烟籠瓦甍，參差人語，恨春程
渺。不似宮梅，占春早，枝弄
水橫橫。嫩蕊除寒，不教等閒
相呼。畫風日，吹香字，山北山
南。後庭無。志和同志和書，即正
王介甫詩。啓功。一九七五
年六月。

出版说明

岁月无情,人生有涯。面对滚滚奔流的历史长河,无论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拨弄。个人永远不过是沧海一粟,在时代的演进播荡中,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而存在。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时代舞台上的主角。但是,在历史巨变或漫长岁月的迁流之中,人类的个体,常常承载着由此而来的悲喜和伤痛。个体的生命存在,以及他们的哀乐歌哭、命运遭际、希冀与无奈,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血肉和社会进程中最鲜活生动的元素。

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才有了这套“人与岁月”丛书的策划、编辑和出版。

我们力图使之成为一套涵括面较广的传记文学丛书,主要辑入传记、自述和回忆录,其中既有私人往事、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记忆,也有社会历史事件的追溯梳理实录。

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诚望得到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和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九月

写在前面

在所有有关启功先生的文字中，先生自己写下的这段文字可以说给我留下的印象犹如烙印般深刻，这是他在回首自己大半生的坎坷和陈垣对自己的帮助时，说的一段话：“回想我这一生，解放前有人不屑我这个资历不够的中学生，眼里根本不夹我地把我刷来刷去；解放后又有人鄙视我这个出身不好的封建余孽，舍你其谁地把我批来批去。各路英雄都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一番，以示他们强者的‘伟大’与‘左派’的先进。但老校长却保护了我，每当我遭受风雨的时候，是他老人家为我撑起一片遮风避雨的伞盖；每当我遭受抛弃时，是他老人家张开宽厚的翅膀，让我得到温暖与安顿，而且他好像特别愿意庇护我这只弱小的孤燕，倾尽全力地保护我不受外来的欺凌，就像‘护犊子’那样护着我。我自幼丧父，我渴望有人能像父亲那样关怀我，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不同于母爱的另一种爱，有了它，我感到踏实，并能增强力量，明确方向。现在老校长把老师的职责与父亲的关怀都担在了身上，这种恩情是无法回报的。我启功别说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他的恩情，就是有来生，有下辈子，我也报答不完他老人家的恩情。”

人生在不同的环境和阶段，大致有三种渴求：

在遇到欺凌时渴望有人援救；

在遇到风雨时渴望有人关怀；

在前路茫茫时渴望有人相助。

不少这种时候，别人的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语，都会使你铭记不忘，在你一生中刻下永不磨灭的烙印，在你未来的人生中形成潜移默化的指导。这种指导，从先生那里来说，就是报恩和助人。

先生始终将自己当成一介平民。先生的身世是从贵族到平民，其后的经历是从平民而又富贵。但终其一生他都将自己视为平民，并按照平民的思想、习惯和方式来生活。

从先生的出身来说，能这样并不容易。比方说，改革开放前，爱新觉罗这一姓氏几无人提起，而现在，有不少姓此氏者涌出。再如，当今“创三代”亦大风行，但与当年验明自己是根正苗红的三代“贫下中农”之后相反，为的是刨出自己祖宗里有贵人或富人。喜富厌贫，求贵轻贱，人心所向，世情所趋，亦寻常。但如先生，能跳出这一圈子，则不寻常。

能跳出这一圈子，已不容易；而能让人感到亲切则更不容易。先生是大学者，且拥有多项技能。不过世间是大学者并拥有多项技能者，并不少见，但能让你感到亲切（不是那种装出来的与民同乐状），还真是不多。上了档次的人怎能没个脾气？泥人还有个土性子！

先生能做到，是因为他的身世和经历，使他始终站在一个平民的立场观察人生，认识世界。也有不少有类似经历的人却并不如此。他们的做法有三种：一是忘本，二是遮掩，三是作秀，或在不同场合将这三者交替运用，以获取收益。而先生的做法，则不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便不再相信这世上有完人、伟人、圣人，我只相信令我尊敬的人。这其中，启功是一位。论原因，是因为他不忘过去而有济世之心，不忘大众而有助人之德，不忘古训而有涌泉相报之举。又在于，他不论出身如何，后来如何，一直把自己当成普通



人。在今天这个争奇斗艳竞相浮夸的社会,一个人无论混得如何,有谁会心甘情愿将自己视为寻常百姓,并能正视自己身上那些已有的大大小小且还不断添加的光环?因此,我敬重先生,视他为这世上少有的人,愿为他写下这些文字。

辛卯冬夜月窗之下陆昕谨记

目 录

写在前面	1
缘 起	1
衣食住行	5
世家沧桑	18
辅仁岁月	44
“文革”前后	61
门下来客	85
玉壶冰心	100
片言琐记	114
诗歌见性情	139
静静的秋夜	235
启功年表简编	243
后 记	248

缘 起

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宁静的秋夜,繁星满天,月色皎洁,我随着祖父陆宗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语言学家)在虎坊路一处很讲究的饭馆里吃饭。饭是别人请的,是谁请的,有谁在一起吃,我不知道,连饭桌上吃了什么,我也没记住,因为当时我只是五六年级的小学生。记得清楚的却是这样一件事:当我们吃完饭出来时,我跑在最前头。忽然瞧见宽大的走廊沿墙放着几只大水缸,我好奇地伸头往里看,顿时吓得直往后退,汗毛也竖起来,原来里面是许许多多的“蛇”!我大叫着,让祖父快来看,这时,我身后有人笑道:“这不是蛇,这是鱼,叫鳝鱼。”我回头望望后边说话的那个人,原来就是刚才与我们一同吃饭的爷爷。我只觉得这位爷爷身量不高,脸很圆,样子很慈爱。若干年后,在我与祖父闲谈中,才知道那位圆脸爷爷名叫启功,那顿让我第一次认识了鳝鱼的饭就是他请的。

大约时隔不久,便刮起了“文革”风暴,在“风暴”中,我倒渐渐从祖父口中听到不少有关北师大教授们的现状及过去的故事,这其中自然就有启功先生,于是知道了这位圆脸爷爷能书善画,还知道了一些他的过去的经历。随着我自己年岁的增长,生活范围的扩大,又不断从家里来的客人们口中,祖父的一些老朋友处,以及我的一位以书画为生计的舅爷那里,零零碎碎听了不少先生的事情。这样,大约在20世



长者启功



纪80年代的初期,我心中已初步形成了对先生的一个印象。但那印象十分模糊,好似水中月。

80年代中期,我随祖父搬到北师大居住。住得近了,便利条件多了,往来也多起来,我也才有机会以成年人的眼光重新认识先生。但那时祖父已体弱多病足不出户,家务极繁,我暇时不多。又自揣先生当时早已由白而红由红而紫且有越来越紫之势,日有万机待理,故轻易不敢前去打扰。所以此时仍谈不上对先生有深的印象和认识,打比喻,可称雾里看花。虽比水中月近了一层,但也有限。

1988年初,祖父下世后,不知怎么一个缘由,我竟时时跑上浮光掠影楼,坐在先生对面,听他谈古论今,评说世事,而且情不能禁,去得越来越勤,每次扰毕回家,心中都十分快活、舒服,犹如在暑天的骄阳下蒸烤后,忽然吹来一阵清风。自问为何如此,大概起初是因为先生与祖父相知多年,友情颇深,我那时因祖父谢世,心中空虚,灵魂无地寄托,只好分栖各处,与先生说说旧事,颇能愈合创痕,本未有他想。谁知从此始,却不断被先生所吸引,先是因他语言的幽默,继而是见识的精辟,然后是学识的广博,最后也是最令我倾倒的,是情感的厚重与深远。以至有时我常这样想,假如一个人能深入到先生的灵魂中去探索,那么你会发现先生不存在了,像烟云般消散,而当烟消云散后,展现在你眼前的,是一个世界,一个穷你毕生之力也难探索到头的世界,这就是我对先生最深的印象。

如果说得明确些,我认为先生是这样一种人:单独从表面看,他的言谈举止极其和谐从容,而深入到内里一瞧,却呈现出对立和分裂。一半的时候,他以局外者的严冷,看待人生讥谈世情;另一半的时候,他又以局内者的热烈,嬉笑怒骂任意歌哭。假如有条件和机会近前观察,你会觉得他在处理某些事时,是外热内冷;而对待另一些事,却又外冷内热。我常常觉得,有时,他似站在云端里,俯瞰大千世界,遥观

人欲横流的市朝，笑；有时，他从云端里掉下来，掉进穷街陋巷，置身于芸芸众生间，哭。人常道，水火不相容，然而理智之水和情感之火在先生身上却难分胜败，水不能将火熄灭，火也难将水烧干。而我认为，一个心中兼容水火二物的人，他的生活（不是衣食住行声色犬马）不可能有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幸福。但也恰恰因为如此，他的生命才具有了本来应具有的意义，这就是那种铸诗人与哲人为一体的悲伤。这种悲伤是原始生成、与生俱来的，广袤似沙漠，深沉如海洋，并由此而生发出世间一切正直、宽厚、善良、博爱诸美德，这就是先生的最为动人之处。如果说，字如其人，用在先生身上可为不谬，其人恰如其字，内则铁骨刚劲，外则飘逸洒脱；内如硬汉，外似飞仙。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缘起，也是我心目中的先生。